



下

西理言卷下

麻城王兆雲元補輯

吳郡王世貞元美

三衢徐應瑞思山

文學根於篤實

聖門篤實無若子夏而以文學名文學固根於
篤實乎物實而後華也故曰篤實輝光後之文
人才子果自篤實中來乎蓋其本亡之矣而篤

長樂郡
振錄西

編梓

實者未必文文其所之實其所實固非子夏之
所謂文與實也子夏之文與實若何先正曰子
夏篤信聖人則其所學者可知矣

茶寮記

官保陸平泉著

園居敞小寮於嘯軒埤垣之西中設茶竈凡瓢
汲盥注濯拂之具咸庀擇一人稍通茗事者主
之一人佐炊汲客至則茶烟隱隱起竹外其禪
客過從余者每與余相對結跏趺坐啜茗汁舉

無生語終南僧明亮者近從天池來館余天池
若茶授余烹點法甚細余嘗受其法於陽羨士
人大率先火候其次候湯所謂蠓眼魚目茶沸
沫沉浮以驗生熟者法皆同而僧所烹點絕味
清乳面不黧是具入清淨味中三昧者要之此
一味非眠雲跂石八未易領畧余方遠俗雅意
禪棲安知不因是遂悟入趙州耶時杪秋既望
適園無諍居士與五臺僧演鎮終南僧明亮同

試天池茶於茶寮中漫誌

煎茶七類

一人品

煎茶非漫浪要須其人與茶品相得故其法每傳於高流隱逸有雲霞泉石磊砢胸次間者

一品泉

泉品以山水為上次江水井水次之井取汲多者汲多則水活然須旋汲旋烹汲久宿貯者味

減鮮刻

三烹點

煎用活火候湯眼鱗鱗起沫罇鼓泛投茗器中初入湯少許俟湯茗相投即滿注雲脚漸開乳花浮面則味全蓋古茶用團餅碾屑味易出葉茶驟則乏味過熟則味昏底滯

四嘗茶

茶入口先灌漱須徐啜俟其津潮舌則得真味

雜他果則香味俱奪

五茶候

涼臺靜室明窓曲几僧寮道完松風竹月晏坐
行吟清譚把卷

六茶招

翰卿墨客緇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軒冕之徒超
軼世味

七茶勲

除煩靈滯滌醒破睡譚渴書倦是時名梳策勲
不滅凌烟

人心道心

人心道心本為貞勝者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微字當作微弱之微看着作微妙難見則與人
心之危何干且與下二句意亦不接矣言人心
惟其危殆是以道心不免微弱故當加唯精唯
一之功則危者可以不危微者可以不微人心

泯而道心全矣如此解似於本旨不悖

赤壁

杜庠字公房號西湖醉老以詩聲於永樂間其
過赤壁詩云水軍東下本碓圖千里長江隘舳
艫諸葛心中空有漢曹瞞眼裏已無吳兵消炬
影東風猛夢斷簫聲夜月孤過此不堪回首處
荒磯鷗鳥滿烟蕪一時人皆傳誦稱曰杜赤壁
云虛齋曾翰卿詩云白石江頭烈火紅千年遺

事說東風不知畫史將何意不畫周郎畫長公
亦有意味吳匏庵詩云西飛孤鶴記何詳有客
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曾
藏世昌綿竹道士與東坡同遊赤壁賦所謂客
有吹洞簫者即其人也微匏庵表而出之世昌
幾無聞矣

神取陳室

萬曆戊戌亡妻陳氏夢一尊官儀從甚都取彼

心明正直
之謂神既
為神矣豈
擗人之妻為
妻乎非神
也邪怪道也
夫之稱其
妻之賢重
怪而無耻
之甚也

為耦亡妻拒之甚峻彼曰吾姑去然天緣有在
吾當再來也至己亥春仲夏前尊官復來亡妻
力拒之如昔語未及畢而醒旬日遂病病未五
日竟不起矣亡妻貨品最高一腔之內空洞無
所榮着在聖門亦大賢以下人物也其生平無
媿神明故沒亦與神明為耦矣

生計徒勞

人之有生也則有計自一歲至十歲以上為

身計二十至三十以上為家計三十至四十以
上為子孫計五十至六十以上為老計六十至
七十以上為死計中間營二擾二或追憶其既
往或逆料其將來外則善其身以事勞攘內則
善其心以密思慮用以為周身之防善後之策
者總之曰勞生然或計未周而生先盡慮未及
而形難留譬之夸父逐日務奔騰而不止滅穀
求羊多岐路而終亡

無賴認母

吳人張魯其父嘗為瓊山主簿父死家產盡廢魯落魄不檢無以自給有楊氏媼失其子十年矣魯訪得其家事曲折一日往泣拜自稱為其子昔為盜誘去鬻見於遠方今始逃歸其母已不憶見貌猶疑之語以家事無弗合者乃大喜厚撫之以為真得亡子矣已而魯病延道士蔣生檜襍入室見魯笑曰張公子耶試語媼曰此

世計子悉言魯平生無賴之狀媼悟即諭遺棄魯獲护再四辭窮乃泣拜曰為媼作兒子两个月不少存骨肉情乎媼不得已以衣一事遺之

謝氏奇會

有謝生者粥其妻於商人數年矣其姑夫曹公為永豐學訓導往謁之姑問妻安在紹之曰患時疾死姑信之居數日宴諸教官妻呼唱詞者齋僕白有一女唱曲者在門乃召入媼抱琵琶

殊羞澀姑詰之曰子非風塵中女也何以至此
嬭曰我故蘇士人謝生妻也吾夫貧粥某商商
又轉與此人習唱言訖泣下姑問以家世及夫
姓名嬭具以告姑曰我即汝夫姑也留俟管公
婦以告管以銀十五兩為贖其人不肯管白知
府始得之俟謝婦詰之曰汝妻何在曰實以某
年某日死乃出其嬭示之曰此豈鬼邪謾語塞
復為伉儷居數日其父謝翁亦至管公問來故
曰近者得一書以活字印定持以求售耳管不
敢言子事第留之飯既旬日忽遇其子乎外責
問流落狀管不能隱因呼其嬭出拜備述曲折
謝公大慟而卒管公買棺殯而歸之事之偶合
如此

紀異詩

方矯亭集中有紀異詩二首其一云壬辰夏孟
月既望夜入酉東隣李氏子年可十八九門外

白西瑛言 卷之十
聞作聲蓬蓬似鼓缶開門出視之四鬼捽其首
踰牆更越樹勢若風雷吼捽至野廟中亂被老
拳歐父母號號呼踪跡竟無有親隣各燃炬訪
覓遍林藪夜半忽自歸狀貌殊倜儻其身長丈
餘見者駭而走復于非故態瞪目且搖手毋妻
環問故稍語即閉口青紫色浮面縲纆痕映肘
僵卧三日甦不能記誰某此理終莫詰語怪戒
魯叟其二云婁東沈生者累世濟其凶白晝攫

人賞黑夜赫人居笑言藏鴆毒武斷肆梟雄小
民不敢言上一天豈尔容壬辰夏六月神物東巨
龍豐隆復雷火海若驅颶風蜿蜒至其家屋拔
僅存墉衣物十數箱飛舞入空中其間已成燼
鎖鑰還舊封移時天日開屍血亂流紅聚觀百
千人舉手向蒼穹作惡被顯戮天心誠至公偶
聞成短章庶以警群衆

鬼車

嘉靖壬辰八月大霧至午而霽白石山有村民見一物自空墜下其身如巨鼈肉翅一首在前八首分列兩旁目瞑不開啾啾可惡蓋此物乘霧出而天倏明不能開目而墜也惡少取而烹食之味美或云即鬼車鳥也然吳中有人獵得鬼車乃禽類形如鴨而大巨首在中餘首分列左右一首啄食八首競奪故時流血養數日死與今白石山所見絕異豈九頭鳥自有兩種邪

盛設陰謀

盛某者素險惡人號黑心家頗殷實欲造堂樓五間地拘於其隣張數浼人與言張不允盛遂令強盜指張張竟誣服死于獄母與妻以地契之造樓盛無子晚歲始得子至五六歲不能言一日當暑天盛坐于樓其子匍匐上樓盛曰汝故設謀如此蠢庸柰何柰何其子忽厲色作聲曰尔何苦為此我非張某耶尔以無辜殺我

奪我之居我之來方圖報耳盛大驚望後一倒
而死後其子竟忘所之蕩破其業亦死

廣竹

廣東竹不生大頭竹圍二尺高可三四丈山居
之民以為迎棟桃竹如獲心怪節密可作杖籥
竹至韌可為琴瑟弦慈浮二竹一俯一仰可以代
尾劣竹有芒刺可作藩籬其雅者為相思竹兩
兩生筍觀音竹簫竦可啜纓絡竹節竦而葉毳

亦足供玩若竹筍味甘而涼境內四時皆有筍
食不比中州僅於春夏之交見之也

蘄瑜陰德

克道即
明季閣
老蘄貴也

京口蘄瑜克道父也為浙江温州典史年踰六
十尚無嗣妻曰君年高而無子我亦血氣衰矣
必為君他圖一日瑜承長差往都下妻為置一
妾所費不貲瑜婦驚問曰此何為者妻曰以君
乏嗣故耳瑜曰其年幾何妻曰方十八耳瑜曰

我年老何可復累此少艾亟還之亦不究其禮
聘而瑜妻竟得孕一日其長侵晨坐堂上恍惚
中見紅袍人者儀從甚都可殿入斬扉俄而誕
焉一子即文僖公也後歷臺閣躋顯融未必非
其父善念所致也

張小舍

張小舍居夷亭善捕盜凡遇盜者張性視其形
迹則知其盜為某一日僑寓於南京水西門外

有一瞽者入手持杖點地進城朝出暮入以為
常乘一見之謂衆曰此巨盜也其瞽乃詐尔明
日復遇於途張以身觸之瞽曰子為誰張曰我
夷亭張也瞽曰我欲相見久矣張曰何時可至
吾家瞽曰數日間張歸竟不見其來他日復之
京見瞽者已徙太平門張謂曰尔何失信瞽曰
已來君家顧君不知耳張曰何以為驗瞽曰有
物在床褥下張歸發褥視之有白銀數錠利亦

一柄在焉意蓋以銀啗張利刃者示若不知止則殺之也張亦駭服

舒經城隍

徐州舒經引之以丙戌會試上京病歸至中道卒見夢于其妻曰上帝以我公直命為淮安城隍之神富貴不減生時汝不用悲悼妻以告其子子夢知之其父母皆同其夢乃延道士作醮直詣淮安薦之一州皆知其事有孫九思者舒

之密友也嘉靖甲午就試于淮安日執一書入城隍廟坐或呼之曰城隍尔是我友舒引之也何為不相訪問如此十餘日試畢夢舒來衣冠如貴人曰我城隍也勞子相問為來報禮言訖恍然而醒居數日九思吐血并許而卒或云慢神所致或云為舒收入部下也予意孫生當死故適違其會若舒公既以正直為神其肯以一語之失遂戕無辜乎

立孝子袖麩

黃岡立孝子曾與里中張二交契萬曆丙戌春
孝子死旬餘張二夢同孝子遊一寺叙平生之
歡別時出袖中物以贈張二睡覺燃火視之乃
五黑麩也早訪其母叙夜夢并出麩以驗母哭
曰此余家所造酒麩其方異故其色黑見死曾
以十枚分置兩袖啓棺驗之其一袖果少五麩

避盜有方

廣州顧英嘗挾重貨買舟往雲間市布舟人苗
清者素依英為業且確實舟始渡江見綠衣童
子背負包袱至舟求附清執不允比至丹陽其
人復來清又拒之至許墅清上岸其人延英入
酒館與之酬酢且曰尔往松江我趨上海中途
分路更無他也英諾之至泊所令清留之清不
得已曲從之後行至磧沙村其人解包取笛蓬
底吹之清知其為號頭召同事也乃捲衣纏纜

推溺其人於湖遂令英收歛衣箱與二僕匿其
艇之夾傍又令妻子隱避已而將梢棚俱已拆
卸解纜畢見蘆葦中撐出一舟有二十人謂清
曰適有綠衣童子坐艇頭吹笛今何往清曰已
前去數里可以速進賊從之時日已暮恐盜復
至遂挽舟入港避之港內有巨族傅氏清扣門
入見其主直告之故其主謂清曰此賊必然復
來汝急令衆人到吾家又令家童將稻草覆其

舟以絕其疑且使人探之明早果有二人以售
物為由潛問英之止息探者因尾其人揣其處
以報傳遂集百人往捕之賊逸其半傳令人縛
械送所司皆杖死而以應捕人護送還英重酬
之而以百金勞清清因棄業買田以自給云

糞黃

萬曆辛丑仁壽令李公述職還過河南郟城縣
有孝廉謝王齋之子庚子亦舉孝廉云未第時

其家糞堆內生糞黃數枚李公掘視之其物形如東瓜大亦如之乃活物也彼處發旺之家糞多生此視後仍以糞覆之亦新聞也

丐兒還金得官

袁忠徹致政歸四明有鄉宦來賀蓋大參也大參年耄令一兒掖扶以進兒齒約十三四衣且縑縷貌亦奇怪坐定兒立于側尚寶視久之參政曰尚寶之注目以入相乎袁曰以余觀此兒

他日之貴顯當軒輊於公參政曰公誤矣此兒素無賴不知何許人其貴何從而至袁曰但取其相他非所論也其兒在參政家大肆不良逐出之丐食於嶽廟一日有嬾人挈包而進禱于嶽神之前禮拜之久竟忘而出見取包視之皆黃白也兒藏包以俟復見嬾人悲號而來尋覓所失見亟還之嬾人以銀一定酬之兒曰毋悞矣欲得之不罄所有乎嬾人曰見何所依兒曰

無依故丐耳嬭即携兒之北京為夫訴屈其夫
蓋四明指揮使也以冤滯獄者幾載嬭因變易
財產得所需為資給指揮無嗣亦乏支庶竟以
此見承襲祖蔭

拆絮供詩

西涯李公往歲與客聯句拆敝褥中故絮以代
燭人或謂其好奇之過余曰不然亦古人刻燭
之遺意耳其次白洲留別詩有看花不厭傷多

酒燃絮猶供未了詩蓋紀其實耳

吳僧詭誕

吳中有僧以化募度日嘗至御中一大家其家
蓄一鶩見僧入門屢啄其衣主嬭適見之僧即
詭曰屢夢我母托生宅上為鶩今得相見願以
米五斗贖歸供養言訖潛然淚下婦信而不疑
竟與之米亦不受此婦之子適自城中歸途中
見僧維舟柳陰下殺鶩為饌道事於母母曰得

非向僧乎語子以故其子大咲亟令二僕為舟
追及縛僧歸痛箠之卿老為之勸解乃得釋其
舟中所有悉為其家得之又河南有富家蓄牛
數百頭有僧踵門告曰吾母亡數年前夕見夢
云以生時罪業冥譴為牛今在君家願得贖之
主人言牛多何以辨僧曰母告我汝視牛牛隨
汝行且舐汝者我也引僧入闌中僧前呼一牛
牛果隨之行袒而逼之舐其身不已於是持而
泣曰真吾母也舉家嘆異以牛施之不受其直
他日有知其奸者曰僧故蓄是牛牛好食鹽僧
以鹽塗身令舐之既久無鹽亦然乃使人賣之
又詭道以取之奸髡屢用此術一牛至三四易
云

世祿同宦

高陽耿公裕大司寇清惠公九疇之子金陵倪
公岳大宗伯文僖公謙之子太原周公經大司

寇莊懿公瑄之子弘治中三公同任禮部耿為
尚書倪周則左右侍郎也三公皆世祿高位輝
映一時無與儔者人以為當代罕比後耿公終
冢宰倪公終宮保大冢宰周公終宮保大司徒
云

神治齋

包貢士格節人其隣有少年與叔同居夜聞庭
中闕聲叔起視烟氣濛勃及霽失其子所在其

毋時改嫁他所以為叔謀殺之叔惧延道士焚
檄拷劾三夕其毋聞屋後廁中呼聲類其兒趨
視果得之扶歸灌湯明旦乃能言云烟中被十
餘人扶去行樹杪上不知幾何里至一山中有
主者命我治齋同輩男女雜沓不下數百輩皆
鼓刀成風所食魚肉而無飯我懇告不耐腥食
乃予我米餅數枚食之云此並供中物也三日
黃衣吏持符至主者云黃紙文書到不得留尔

令人送我至原處推下乃在厠中身被樹籜摩
拽脚甲盡脫蓋土神王三郎者召之其神常販
煮江湖間人自不識

五峰結社詩

余與劉鳳岵立肖崖結社五峰各有題咏先大
夫次韻頗為士林推許其詩曰五腦稱形勝登
臨仰泰東鳳翔台蓋秀龍透石橋紅山峻雲生
鳥樓虛日射攏廟荒存古跡碑薜勒神功鄂渚

征南近長安直北通本緣尋友出不為話僧逢
竒句元推白高才自屬雄所慚豚犬輩亦躡鳳
麟蹤挾貴悲偷俗忘年羨古風因親宗可主善
道昔須忠神聖當今日遭逢在尔躬棟牛如測
海隙駒似飛蓬上苑春無限爭馳錦繡中

左右禮

老子曰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又曰吉事
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

喪禮處之觀此則北人讓左者猶是南人讓右
殆以凶禮處之矣

微塵

纖細之物謂之微塵算法有微有塵按釋典有
微塵有極微塵七極微塵成一阿耨池上塵七
阿耨塵為一銅上塵七銅上塵為一水上塵七
水上塵為一兔毫上塵七兔毫上塵為一羊毛
上塵七羊毛上塵為一牛毛上塵七牛毛上塵

成一嚮遊塵七嚮遊塵成一蟻七蟻成一虱七
虱成一橫麥七橫麥為一指二十四指為一時
四肘為一弓五百弓為一拘盧舍八拘盧舍為
一由旬一弓長八尺五百弓長四百丈一拘盧
舍有二里十六里為一由旬二十拘盧舍為一
踰繕那有四十里從此以往至萬里實自極微
塵積數之也大戴禮王言篇孔子曰布指知寸
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

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五
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

馮婦搏虎文

張提學鰲山被罪赦還門下士往見酒問問公
巡江北有可咲之文否張云吾在徐州以馮婦
善搏虎為題一秀才云嗟乎馮婦一婦人也而
能搏虎不惟搏也而又善搏馬夫搏虎者何扼
其吭斬其頭剥其皮以於五味之中而食之也

豈不美哉舉坐皆大笑

飲器

酒器一曰飲器史記趙襄子殺智伯燕其頭以
為飲器讀者謂頭骨不可為器以飲故注家多
謂洩便器如虎子之屬惟劉氏注云酒器集覽
正誤以為非按呂氏春秋襄子與魏桓韓康期
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為觴既謂之觴非酒器而
何又集覽又專單于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支

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若澠便器則不可盛
血飲矣澠俗作尿

行止

俗謂言行不顧者為無行止詩云人而無止傳
云容止可觀史言張垣舉止都雅裴諤舉止不
煩所謂容止舉止即行止之義也史言劉瞻行
止寬潔又陳萬年醇厚備於行止今刑書載行
止有虧條例

科名前定

太宗伯耿公初登第時夢為監試見蘇中式者
計十人中一人名張約迨弘治庚戌禮侍太原
周公經為主考以子喪奏易公蘇之諸邑士子
果中十人而張約在焉公之夢已距此三十年
矣

西湖甘州歌鄭虛舟

東南勝景控武林都會亘古名城瓊田互界隱

約碧澄千頃。雲連竺寺三天境。路轉松濤九里聲。
合浮塵斷。宿雨晴。蘭皋蘅渚杳然青。紅芳盡。
綠蔭榮。動人香艷一枝明。

煙霞最上層。又飛來何處。峭峰高並。樓臺鍾磬。
天風引落南屏。游人尚識呼猿洞。鳴鳥空依放。

鶴亭。合立樊繞。蘿薜索。短簷茅屋酒旗青。金丸

小羅袂輕。雕鞍玉勒照花明。

重湖一望平。似西施眉黛。倒涵山影。六橋陳迹。

猶傳白傅高情。逋仙嶼中梅已老。蘇小堤邊柳

自生。合菱歌起。漁唱停。片鷗飛破水痕青。紅衣

孌翠蓋。隔花人語綺羅明。

樓船載酒行。驟鴛鴦驚起。双飛明鏡。朝雲何處。

空憐草宿寒烟。石邊欲覓三生話。閣上誰題四

照名。合吳宮緒。越榭傾。霸圖零落暮山青。釵金

冷塵王橫。唾花香漬舞衫明。

惜芳辰。耽餘景。西陵先有月華生。好向津頭問

去程尾声

○用藥樞機

嘗聞用藥如用兵而世有王伯之辨此何以說也。大抵用正則王用奇則伯用之得其當則似伯而實王用之失其當則雖王而亦伯。今夫藥之溫涼寒熱言其性其酸辛苦辨其味浮沉升降異其施補瀉收散殊其用此各司治病之功者也。果孰為王孰為伯乎。曰嘗觀茯苓當歸芍

藥陳皮等劑。性質和平。用雖未當。亦不為害。誠藥中之王道也。假若芩連之大寒。姜附之大熱。參芪之大補。山稜蓬朮之大耗。硝黃巴豆亭牛之大泄。性皆猛烈。未易輕試者也。苟縱巨膽而妄投之。禍不旋踵矣。譬之五伯之兵。惟恃強力以備倖功。而不顧殞身亡國之禍也。曰是不然。夫用峻利之藥而取禍者。非藥之伯也。用之者伯之耳。脈症不明。方術倒置。有以致之也。豈藥

之故哉。人徒見當歸為藥，茯苓、陳皮等劑，無甚得失。遂目之為王道。然不知非所用而用，則病邪不解，而終不免於危亡矣。安得為王耶。至于大寒大熱，大補大泄之藥，人見其用之不當，取禍反掌。遂畏其為伯，不知脈症精明，施之允當，則以峻利之劑，回生于危迫之沉痾，真若三代之兵，惟恐其來，蘇之恐後也。何為伯哉。世之醫者，不辨藥性，不精脈理，如常用和平者，而謬投以猛烈之劑，是以斧斤伐芒刃，以殺戮擾良民也。寧無伯功之害乎。如遇危迫之際，當用峻利者，而猥守和平之劑，是猶舞干羽於七雄角逐之前，修文教于五胡亂華之日也。寧非王道之悞乎。然藥無王伯，而醫有得失。症有緩急，而用有君臣。脈有輕重，而机有操縱。此又不可不知也。如氣血兩病者，而氣分重於血分，則宜以氣藥為主，而以血藥佐之。如調血為急，則以理氣

佐之可也。如內外兩病者。而內傷重於外感。則宜以滋補為主。而以驅散佐之。如散外為急。則以補內佐之可也。如寒以火鬱。則當開其內鬱之火。而以溫藥兼解其寒。如熱以寒閉。則當祛其外感之寒。而以涼藥兼消其熱。此其君臣佐使先後緩急之間。誠有樞机在。而昧是者。可得為鑿哉。

無念禪師

初始封 昭王嘗供養禪師無念於九峰寺相傳通慧久矣 昭王初封時禪師橫卧宮門曰殿下一出此門則不能復入此門矣厥後

朝廷疑此禪師徵之入京陛見忽向後宮稽首禮拜 上問稽首何為對曰貧僧見後宮娘娘禮拜故此答禮耳 上遣人問之後宮云忽見空中一尊佛在雲端上是以望空禮拜 朝廷大驚遂還禪師九峰寺後歸寂今其衣鉢猶在

寺中

關里災

弘治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午夜山東關里被回
祿自宣聖家廟以迄殿寢門廡與夫宣聖手植
檜栢歷代碑記皆為煨燼事聞 孝宗皇帝為
之惻然遣學士海虞李傑馳文祭告于先師仍
諭有司葺復其舊吳文定公首賦災字韻詩以
餞其行一時翰林倡和斐然惟學士吳白樓一

一律云魯東風土信佳哉。史筆先應為紀災。
地仍看千仞在。瓣香方自九重來。山頽當日歌
聲絕。斗仰于今禮數該。秋晚玉階歸奏事。龍
顏知向笑中開。文定極稱誦之

破題對句占人所就

江陵張相與吾邑汪衍慶同以奇童稱。巡撫顧
東橋公指一僕者令作時景題。張應曰仰觀不
足俯察有餘。汪應曰鞠躬如也。屈而不伸。只此

數字可以卜二人之始終矣吾鄉董公童子時
外祖熊博士舉峰誕日出對試之云六十八翁
有數十人子嬭女婚及外孫稱觴慶壽便拚一
醉何妨董對云百世一師集三千士顏曾閔冉
并子夏論道傳經繼統萬年無已又謝泉溪出
一對云車馬象士并卒砲都來護衛將軍對曰
吏戶禮兵及刑工一齊輔弼聖主董君果少年
顯達

石澗先生俞琰字玉吾宋末士人入元不仕專
精于易學旁通養生之說多所論著壯日泛舟
自太湖入城時月色如昼望見小艇中一童子
把舵有三人道裝坐酌酒歡笑急促舟人近之
諦聽其談皆長生要訣乃手扳其舷躍入跪于
船頭曰弟子俞琰也望吾師引度中坐者笑曰
突如其來如左坐者以銀盃斟酒賜之而壺乾

無滴願俞曰子無緣右坐者取一大桃如升肉
僅餘半令咀之曰食此亦可却疾延年俞恐又
失去即船頭奉而啖之懷其核以拜中坐者曰
可返舟矣俞登舟其艤如風掣鳥駛不可見歸
藏其核不以告人年八十餘一日召其子出核
示之曰汝父平生無疾桃之力也向使餘酒一
盃當不在塵埃中美語訖更衣沐浴而化其核
大如酒盃以寘棺中同殮云

尤氏夢

無錫尤懋宗魯總角時夢人與語云子欲入
須得祖父祖母同來督學乃可又出一軸大書
云三更燈火五更鷄正是男兒立志時一舉首
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覺而頗疑祖父母
之說明年年十六新到督學使者盧煥遂得進
學煥懋宗大父雪蓬翁諱也雪翁常廩于庠盧
為祖母之姓人以為奇嘉靖四年乙酉科鄉舉

少京尹郡齋乃元丞
鳳池三字於立石上懋宗以為官止此

疏乞歸

鸚鵡

立瓊臺有題鸚鵡詩詞極警拔其詞曰為禽祇
合作禽言水飲林棲任自便只為性靈多巧慧
一生長是被拘牽世之露才揚己不聽其自然

有非分之一為人所拘牽則糾身不
者多矣觀此寧不悚然桑民澤有過禰衡墓詩
云能言賈禍真鸚鵡隨德冥飛愧鳳凰用事屬
對皆親切他人不能到也

犬活死見

南京水西門外王寶石家偶來一大黑犬逐之
不去又非比隣物也數日後清晨時門外一人
以擔荷一小棺過犬騰上噬其手棺墮地遂破

其中嬰兒見甦矣喧嚷間犬忽不見是其來專為活此兒也兒今已長矣

俗語

吳中諺語皆有所起余游吳中頗久聞其一二暇日因注于此

鹽豆

沈萬三為

太祖築城工役者多不能

備糞菜以竹釘釘其几而炒鹽豈散之取其廉而不易盡也衆遂號吳人曰鹽豈兒

杜撰

艾話

五代廣成先生杜光庭多著

仙家書悉出誣罔如感遇傳之類故人謂言者為杜撰

宋東坡居士蘇軾寓言可笑事為艾子雜說兩卷故世謂詼諧之談為艾話

宋布政 今人謂來陪客者曰宋布政即福建

布政使宋璋也璋交趾人以激變鄧茂七謫陝西在浪驛丞景泰初被赦卜居於吳為人

治喪次每至人家留連不去故云

白八哥 朱鎮撫得白鳩鵲教以人言以水晶
盆養促織獻 宣廟深得春喜進指揮同知
今藪門朱指揮也故吳人以奇貨可居者曰
白八哥

龍王廟蛇

通州石渚馬公公子以廕任前府都事賈 裕
宗皇帝恩詔至閩廣歸云江中遇一綠色小蛇

上入許遊近舡邊舟人即以淨器貯之殺一蛇
送至龍王廟上蛇至供棹上食其血復自去江
中更近別船亦如前事之

英布

史記英布少時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
法當刑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即相者固妙也使相更推一步却不相其當王
而刑乎布之一生始終在笑

天降喪亂

昔倭賊蕭顯據東沙沙民多渡海避西岸賊遁
民復歸沙上爭欲收取殘禾花絮之利忽見黑
雀遍野中谷食盡術花作巢民竟無所得常熟
湖邊某村不經賊後村民大疫又有王留者年
五十善計筭貨饒賊已志諸豪家留先擊破其
門戶毀其器物擲散庭中而遁貨藏密室賊分
隊劫剽造門即去賊退貨獨完人皆賀之期年
一疾而卒無後乃知喪亂天之降不可幸而免
也

殺生

南京沈祥以煮螺為業一日挑螺一担晚歸俟
明日煮之夜間聞屋中颯颯之聲祥惧急起看
之見螺俱在屋上作聲遊去筐中空祥惧遂
不煮螺苗姓者宰燒鷺為業每日無論數十久
之其人如鷺眼視人一夕將死見鷺數百來噬

身上若痛而斃一市酒家買鱖數百視湯沸繞
置湯中其鱖乘氣俱升屋上一屠者天未明宰
猪其猪忽作人言我是你家叔父你如何殺我

項籍不知機

漢書秦始皇東遊會稽渡浙江項梁與籍觀籍
曰彼可取而代也夫籍力能扛鼎才氣過人吳
中子弟又皆憚籍使籍乘此時天下事未可知
也豈特張良誤中副車而已哉乃復與漢持兵

百萬期以入關是不知機之所在也

董翠峰失銀

上天竺有一僧人董翠峰素與汪五峰徐明山
交善嘉靖三十三年間總督胡公取令蓄髮徠
說汪徐來降功陞指揮仍得不啻萬金置一石
窖於床下藏之娶有妻妾生子後董驕橫不法
無故篋人至死繫獄議抵家有火藥數十筒忽
然火發圍家焚死軍門准其回家收尸及揭視

石窖惟有清水而已

草本同名

獨搖草名鬼督郵列仙蹤亦名鬼督郵薯蕷名
兒草知母亦名兒草又芫花亦名兒草紫萼名
牡蒙王孫亦名牡蒙禹葭名禹餘糧又赭魁亦
名禹餘糧童梁名守田半夏亦名守田枸杞名
仙人杖鴈蕩山有篁竹白死筍亦名仙人杖石
楠名鬼目而樗亦名鬼目

金璣字學

金璣字學
金璣元王書宗趙魏公有樓名極高
明樓每夜學書燃燭一枝價一分每月預送燭
銀三錢寒暑無間蓄趙書甚多以書法擅當代
然人品又高無枉道于謁是以公存日書名尚
未顯後人得片帛爭愛之同時有九峰徐霖
子仁亦宗趙又宗宋文公晚年筆爛可厭然篆
宗周伯琦名不元王之下但士類鄙其縱橫能

使城南豪富往來供用不及赤松之養高也當
是時詩句則謝子象雲山則史廷直小景則王
孟仁填詞則陳大聲蘊藉風雅為南都一時之
重今皆寥落矣

象戰

海門縣上舍成仇池曾宦遊西粵目擊交夷征
戰每象一隻上倭板鞍一付三面有欄如床之
半屏前後鞦肚帶俱以大鉄繩為之象頭一人

執鉄鈎牽引鞍上立十人各披鎧甲執器械行
動如飛戰無不利兵甚安逸此亦中土之所罕
聞者

音字

古人嘗論梵書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
字不在音故梵書甚簡不過數箇屈曲耳差別
不多亦不在文理而有無字之聲焉華人若不
列音如切韻之學自漢以前皆不識起例以其

源流出如彼耳華書制字極密點畫極多梵書
比之實相遼邈故梵有無窮之音而華有無窮
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變
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故所得從文入故
曰此方真妙體清淨在音聞我昔三菩提盡從
文中入是以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說華
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為賢不
識字為愚予嘗究極於此西域以十四字貫一

切音謂婆羅門又有三十六字等之又有母生
子子歸母之說華人之字以四声調之然有聲
有音声為經音為緯平上去入者四声也其声
縱故為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者七音也其
体橫故為緯經緯錯綜是以後世帝王或有考
文皆本於六書未有不在四声七音也梵人或
有一字而作二声呼者或二字而作一声呼者
或無音以取声者或彈舌以取声者徃徃呼召

鬼神祈禱災異其應如嚮至若西域算法之字
猶簡於華寫字皆橫去及天文度数反得其真
其故何也今之楷書亦非古法今人以篆字為
古然小篆起自李斯若以蒼頡鳥跡校之音文
俱備天地之奧旨鬼神之玄机無正於祈禱筭
數之微哉黃帝堯舜皆古聖人也使無蒼頡之
聖終於結繩以為治耳後人愈增愈繁堆案盈
几制度無一定之規此其所以不若堯之簡後

也堯書制字殆盡蓋彷彿鳥跡云

陳選

布政陳選以道學自持初為御史督學吳中韓
襄毅公父喪選青袍往吊曰公服不以私易大
守姚堂設祭選劾其傷財趨勢而韓雍受非其
禮皆當罪選嘗謁徐武功武功屏徹樂器而延
之曰此人厲害蓋憚其守正云

姑蘇八景詩

天平之山河其高岩岩突兀凌青霄。風迴松壑
烟濤綠。飛泉漱石穿平橋。千峰萬峰如乘笏。峻
凌嶒嶒相壁立。范公祠前映夕輝。盤盤翠黛寒
雲濕。

高臺築近姑蘇城。千年不改姑蘇名。画棟彫楹
結羅綺。面面青山如翠屏。吳姬窈窕稱絕色。誰
知一笑傾人國。可憐遺趾俱荒涼。空林落日寒
煙織。

昔傳洲上百花開。吳王游樂乘春來。落紅亂點
溪流碧。歌喉舞袖相徘徊。王生一去春無主。望
帝春心歸杜宇。啼向空山不忍聞。淒淒芳草迷
烟雨。

花開爛熳滿村塢。風烟酷似桃源古。千林暎日
鶯亂啼。萬樹圍春燕雙舞。青山寥絕無煙埃。劉
郎一去不復來。此中應有避秦者。何須遠去尋
天台。

白香齋詩集 卷之十一
繁花漫道當年甚。舉目荒涼秋色凜。寶琴已斷
鳳皇吟。碧井空留麋鹿飲。響屧長廊知幾間。於
今惟見草班班。山頭只有舊時月。曾照吳王西
子顏。

金閨門外楓橋路。萬家月色迷烟霧。樵閣更殘
角韻悲。客船夜半鐘聲度。樹色高低混有無。山
光遠近成模糊。霜華滿天人怯冷。江城欲曙聞
啼鳥。

長洲苑內饒春色。潑黛岫光翠如濕銀。軟玉
隨香塵。多少游人此中集。薄暮山池風日和。燕
兒學舞鶯調歌。當年勝事空陳迹。至今遺恨流
滄波。
具區浩蕩波無極。萬頃湖光淨凝碧。青山點點
望中微。寒空倒浸連天白。鷓鴣一去經千年。至
今高韻人猶傳。吳越興亡付流水。空留月照洞
庭船。

劉鳳喁令江陰有送此冊者大都皆姑蘇景也
然此詩問之蘇人皆不知為誰氏作也其詩頗
佳故錄之

久葬地不宜易改

凡入葬之地未可輕遷萬曆丙申三月末旬有
江西陰陽魯仰山在余邑八里畝一家遷其祖
塋臨掘時彼見其塋上有人拍手不知止竟掘
之是夜大病見塋上拍手人不離左右遂奄奄

以卒

陳鎰

都御史陳鎰自京師還有舊屬往見問近日
朝政如何鎰曰平常屬即奏鎰誹謗宜正其罪
詔翰林推解平常字義翰林以中庸平常之道
覆奏而免

陳繼碎墓石

檢討陳繼致政日為一婦人志墓婦家已刻石

笑有客不知座間詆此婦不孝繼唯唯率童子持椎鑿造匠石家索原橐而碎其石曰吾豈妄譽不孝之婦立返其幣

楊芳臺遇仙

楊公芳臺江西南昌人萬曆乙酉未試前有一羽衣人來相訪甚藍縷可厭芳臺避之乃強其出云公每在場屋得無苦瞌睡乎吾有一丸於臨場服之可以瘳此揭胸間膏藥出一丸授之

且曰尔從此聰捷矣芳臺喜約次日相訪於鉢樹宮曰尔無從訪我我自今別後當於三邊再晤也芳臺未之深信往訪不獲及試期如其語服前藥果精彩煥然即以是年舉於鄉設醮謝之丙戌又舉於春官其叔楊文林云然

鄧氏白狗

余邑瘍醫鄧橘泉與劉姓者居相對鄧有一白犬畜之年久矣萬曆庚子冬劉宅一婢出外為

鄧天啣其裙即覺昏迷少頃犬變為人頭帶孝
帽身表白與之交如此往往不能禁其夫與鄧
言之鄧鎖其犬其婦即無所惑再去其鎖婦被
迷如前矣因斃其犬大都凡物純白者年久多
成精即白雞白鼠皆然也

滿臘伽國貢火雞白馬

成化乙未滿臘伽國貢火雞高二尺餘身與凡
雞不同毛似黑綿羊其鬣項上無毛皮加斜紋
頂間一黑角投小塊帶火炭即啄之又白馬一
瑩白無比長項而高身紅嘴銳飼以白砂糖和
菜豆時華亭張汝弼為車駕即中目擊之

王太守遇虎

宜興有王太守者常因祭掃其先墓在深山中
比至見一虎蹲於墓側衆畏不敢進王見其動
乃令人擲之以石子適中其口更不舉動衆疑
死虎近觀則知其石中喉而死王為之驚駭遂

快快不樂因念千里而回恰有是異歸夢其虎
告曰我為中石而死汝當遇石而亡王於是更
覺不樂後改任廣西平安府因忤觸兵官石總
兵者竟為石所死

石鹿

廬陵縣有鹿為祟每歲夏秋一巨鹿夜出至縣
衙觸物成聲逐之輒失所在推官蔡存遠攝縣
事方納涼舉盃而巨鹿不知何自逕以角翻其

几案而去蔡問何人所蓄吏言此物為怪二十
餘年不知所棲止蔡心異之他日入閱庫藏見
土地神案下一石鹿大如貓血乾清其身才許
蓋是每祭土地即割雞血以灑之也蔡公悟以
鉄椎椎而粉之血流如泉怪止

鬼呼免禍

福建按察使張公權字邦鎮以進士為御史成
化間來按吳風力甚勁時人有獵師御史之稱

言酷吏頑賊皆被驅除也後以事降州判一夕
在官廨方就寢時將二更門牖已閉忽聞門外
有人呼其姓字兩聲張始不應又聞呼乃問為
誰即又不應已而又呼不已張疑之亟起開門
視之畧無所見忽寢室梁折屋崩張賴是以得
免害乃知為神喚也張後遷僉事累官至三邊
都御史

羅王易繩脫罪

嘉定羅王一夕有仇家逼老母潛縊其門王覺
略不移易他處第去舊繩別易一索懸之原所
明日走訴縣官曰王素與其有隙今伊母自懸
于室却移置于王之門以圖陷害尹察其縊處
有痕檢其致死之由復見一繩痕乃死後所懸
之跡事得暴白人皆言王之多智也

沈以潛遇魯班

蘇醫沈以潛宣德初徵入醫晉垣有詔以潛治內

待疾醫弗療令以潛代死者校尉追逐逼迫以
潛過橋倉惶跌傷尋宥之因為痼疾請放還鄉
百藥不效偶一老人款門而入謂以潛曰公之
疾宜急服某方則不死不然危在旦夕以潛治
麪飼老人老人曰吾以往某處即領享也以潛
僕久不至令人蹤跡之不獲以潛意其方非常
所用疑不敢服越數日病且亟伏枕而卧忽夢
前老人乘車服來從者甚衆止其家以潛出迎

老人云吾前令汝服藥汝不從今將斃矣以潛
拜伏且稱老人為大仙老人云吾非神仙是魯
班也以潛遂覺即如所示之方服之其疾遂愈
後驗其日適建某處殿架梁也

任錄不欺古友金

四川富順任錄嘗與一友交善友官湘南將往
有白金五百兩寄與任錄未幾友以病死妻子
扶柩還鄉貧無所倚因思所寄任錄之物令其

果尔若班
不徒為諸
匠人所師
凡醫家只
當師之
矣

子徃且囑之曰汝徃彼不負分半與之若負約
汝但曰亡父有夙負故相貸耳更勿多言其子
果至錄家告之以故錄即持其物與之其子領
母命分與之半錄咲曰分之曷若匿之汝速持
還以慰倚問之望即謝去郡守盛公允高高其
義作文記之學宮以為勸

許王二公真隱

士大夫退居林下非真有隱情非真得隱趣則

鮮有不以山林為桎梏者嘉靖中海寧有許相
卿以給諫家居十年矣貴溪相與之有舊比再
入相以書邀許且欲以南大司成相處許辭之
曰公此出已誤可復誤人耶後來貴溪不終人
服許之先見吳中王祿之以吏部郎不肯依阿
時貴謫官不赴家居二十年座主甌寧李公默
時為冢宰欲強起之祿之以書辭曰豈有青年
解纜白首彈冠者乎隆慶初即家起南吏部竟

亦不受大都長往不返之人其興味自與人別
善乎馬公之言曰貴爵祿者以巢由為愚鈍愛
山林者以伊呂為糠粃信哉

孔公苦節

孔公之父友諒以双流知縣行取入科而卒母
以貧故一妾生一子併賣與廣東商人以去尋
母又卒零仳孤苦艱難萬狀得父故人携以還
吳年稍長無錢從師伺諸生會講伏于屋後聽

之及入鄉校無條以紙糞染墨為之衣不掩形
食不克腹人不堪其苦而公處之裕如及舉進
士請于部得差往廣東覓其庶母母死其弟年
十八九為富人子乃白于所在監司携其弟以
歸公清苦之節老而愈厲為兩司家無坐椅居
室不完蔬食徒步久且安之兩任廣西郡邑部
民愛之如父母及任貴州廉公有威土官以明
珠美玉來獻公悉于堂上推碎之遂為土官下

火盡行抵浙江火自口出高數丈而卒

唐子畏不喜行令粧戲

唐子畏先生高朗士也一日偶同顧東橋尚書
晏于治平寺坐中客曰宜行一令以佐酒衆皆
曰可子畏獨曰夫行令粧戲可施于官府及接
客市井之家蓋官府會聚言談之間恐有差失
或致事端而接客之家所集者皆四方之人言
語不通故借此了事耳吾輩會集自有道誼雅

談何必以此為樂

王密

常熟有惡少王密者善泅水能水行百里自江
南而北不踰三時以此橫行海旁每至大家必
假貸為名人延飲盡歡得米數十石飽其欲則
已否者白晝殺其主而去官軍捕之二三年弗
能得他日追之急自某港水中行至劉家河凡
百里乃夜出軍人見水有浮薪疑而以鈎取之

密挺身起嘆曰已矣欲過江西風不順饑虛不能為力天敗我也今舍吾身為爾輩請賞乃就縛時同列號包龍面者以善分贓得名亦就執
自任不易

杜少陵之祖審言詩名當世至欲衙官屈宋而其子宗武亦能詩與少陵齊名至有欲斫其手者故少陵詩云詩是吾家事其亦自任矣蓋如是而後可以自任也吾嘗觸類而長之韓昌黎

嘗自謂以文名於四方是以文自任矣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是以道自任也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是以天下自任也蓋文如韓子而後可以文自任道如孟子而後可以道自任聖如伊尹而後可以天下自任世有方窺其門牆而自謂已入

其室者其亦惑矣

排衙

今之官府即任并朔望升堂俱用皂隸排衙以鼓為節其唱喝凡三初曰大人升堂公座各縣次曰左右分班侍立各縣末曰各衙人馬平安各縣所云各縣即臬陶也蓋臬陶嘗謂獄吏旬日不呼其名獄中即病故云然

聖燈

聖燈名山之大者往往有之如蜀之蛾眉山成都聖燈山簡州天光觀衡山聖燈岩匡廬之禪燈岩明州之天童山高麗大白山數處皆有蓋山之精英發為光怪不足異也世人多歸佛氏之神感矣大抵石韞玉則氣如白虹石有丹砂則光如紅霞夫一珠之大者光猶照乘况名山大川寶藏所興寧無光焰乎世人好奇目之為聖燈神燈云爾明理者當無疑焉

宋生義教

宋生者金陵市中也母弟好勇以拳棒著名
專與人角力生勸之曰勿為此他日犯人命必
為汝累弟不聽與人立契相搏負而死者無罪
及交手其人果死弟不以為意其家親屬欲訟
于官始大懼兄乃告之曰吾向令汝勿為今若
此何以處之弟泣涕無計乃曰汝家財若干悉
以與我我為汝理之可免弟盡其所有贈兄兄

二百金封記于家自以已貲周死者親戚事已
語弟曰女今貧矣當如何曰乞丐生曰子誠改
乎曰安得不改既數日後又以為問弟誓言至
死不復齒搏乃出其封還之曰向所與者皆我
貲也不失一物弟感泣為厲行致富兄卒喪之
三年每令節輒奠哭

舒布政

舒清德興人為四川左布政使守官清白見按

白酉瑣言 卷之一 五三
察使造金銀酒壺携入 覲賂當道遂棄官去
歸老蕭然乃題一聯于壁云天下有名窮布政
世間無用拙男兒

魏公降鬼得婦

蕭山城樓下瞰邑學以怪物出沒人莫敢登魏
文靖公驥家食時素落魄與諸士子決賭吾能
宿此無恙者諸公醵金若干為我壽諸士許之
公乞余禱茶燭而去月明讀周易貞嚴自持諸

士潛於屋中覬望之二鼓呵殿聲自南來一青
面鬼首雙角坐肩輿冠服甚異從者百許人去
樓數十武鬼卒窺見白云尚書公在此魅似不
悅云家去折輿而北自女墻下投富民周氏而
息諸士怖甚掩關不敢喘氣云魏生必齏粉于
魅吻矣公安寢達旦不以為意明旦告諸生以
魅狀乃下收其金而出諸生莫不敬服之公潛
訪周氏主人素欽其名延坐談食公徐問君家

所事何神主人慶額曰小女年及笄橫為妖神
所據夜必一來來則狂言叫詈昨云今夕與大
王成婚要具花燭無如之何公曰我能治此鬼
然何以為謝主人曰君誠能驅祟當以小女奉
侍中櫛公請女出房索筆硯大書其衾云魏尚
書夫人周氏書訖告去向夕魅復自城而下幃
幙陳設一如人間成婚之儀車馬雜沓烜麗莫
比女自起粧梳咲言迎婚魅握手交語請夫人

夫人相見翁媪不得已拜延入席傳觴款語了
不畏人宴畢携女郎入室手揭衾見七夫字
驚云何處得此一卒前白午間老賊以女許魏
尚書矣魅歎吒齟齬目光火烈登輿呼皂不吉
主人而去女自尔恍如夢醒問其向來曲折都
不記憶既而公來主人迎入為治裝送擇日以
女配之公後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其女封一品
夫人

煩惱自取

有大臣以事煩惱令人作院本于前先一人至
曰樊湏問此名孰取者曰孔子又一人至曰樊
噲問此名孰取者曰漢高又一人至曰煩惱問
此名孰取者曰自取者乃笑曰而今乃知煩惱
是自取的

陳媪入冥

鸚歌巷陳氏媪年八十四美嘉靖壬辰六月得

飛昏瞑無氣其子時年六十素孝謹守母屍垂
涕而心温和不致殮至第七日蹶然而起曰昨
被兩個公人以索縛去送在土地廟中見左邊
白衣人數百右邊青衣人尤眾公人曰此白衣
是喫些人青衣則不喫些者待人齊一并解閣
羅王處女是佛弟子母憂也入明主者問姓答
云是陳氏媽媽為皂隸捉來主者云汝未合死
尚有三年陽壽可速送歸比前加意修持庶免

白雲瑣言 卷之十 五十六
地獄輪迴言訖遣去公人遂拽出門至中途云
吾二人一路伏事媽媽到此今又送歸如何不
將些小草鞋錢相酬我答孤自並無一錢將來
那得與爾語未畢即有青衣兩小童趨至旁曰
媽媽勿憂我為汝看守錢庫久矣要儘將去我
謝言素不相識何緣救一時之急童子出二錠
大銀於懷公人云吾等只要碎銀如許大銀費
甚且又露人眼目吾一不要我又顧懇童子童子
又出小銀二錠予之忽不見公人乃解索行至
一處水深可畏猛將我推入水中遂覺不知人
間是何日也一家悲喜乃悟二童子之物為頭
修寄庫中所藏云

水竹樓記

武太常邦御以水竹樓徵楚雄劉節推為記其
文有云淇澳之斐而瀑布急雨之而碎玉密雲
之而投壺錚錚之而圍棋丁丁之巨細疾徐皆

先生之簷磬匏絃也又曰氅衣幅巾見者以為
神仙中人蓋劉公全用王元之竹樓記中語也
一人閱而咲之詭之曰夜夢有一人戴冠博帶
然氣抱不平予趨而叩之曰吾宋朝學士王禹
偁也昔作郡守有竹樓今被楚雄劉節推拆而
毀之且將吾樓中之物皆竊取之予曰何物公
曰楸枰一局壺矢一十二事文集十卷氅衣一
襲服巾一頂止遺囊琴一張在焉予曰竊此何
為曰都貯於武衛水竹樓中故不平也聞者大
咲以為善詭噫嘻世之為文者不獨此矣

詹烈婦

青田八都山農陳好密者嘗忤其鄉大姓劉某
其銜之正德丙寅八月鑛夫盜銀坑事露劉誣
好密與謀巡司捕之逸去四卒執其妻詹氏時
日晡道僻詹自度必受辱觀其中一人髯而勇
佯以目眇之曰管勾幸為我主持毋令三卒為

亂妾當館君家惟君所私髯卒喜三卒言稍涉
戲輒叱之二十里至黃壇山遇樵者路側顧髯
卒曰妾履折不利宵行假樵刀削之削已呼四
卒曰吾擲履若輩先得者就歡四卒歡笑趨奪
叢棘中屠引樵刀自刎死四卒驚散時盛夏暴
屍旬日蠅虫不傷及葬面如生時年二十一矣
詹氏性剷寡諧隣女或稍侵之輒屏絕不與言
家屢空亦不假貸於人其真性如此事聞縣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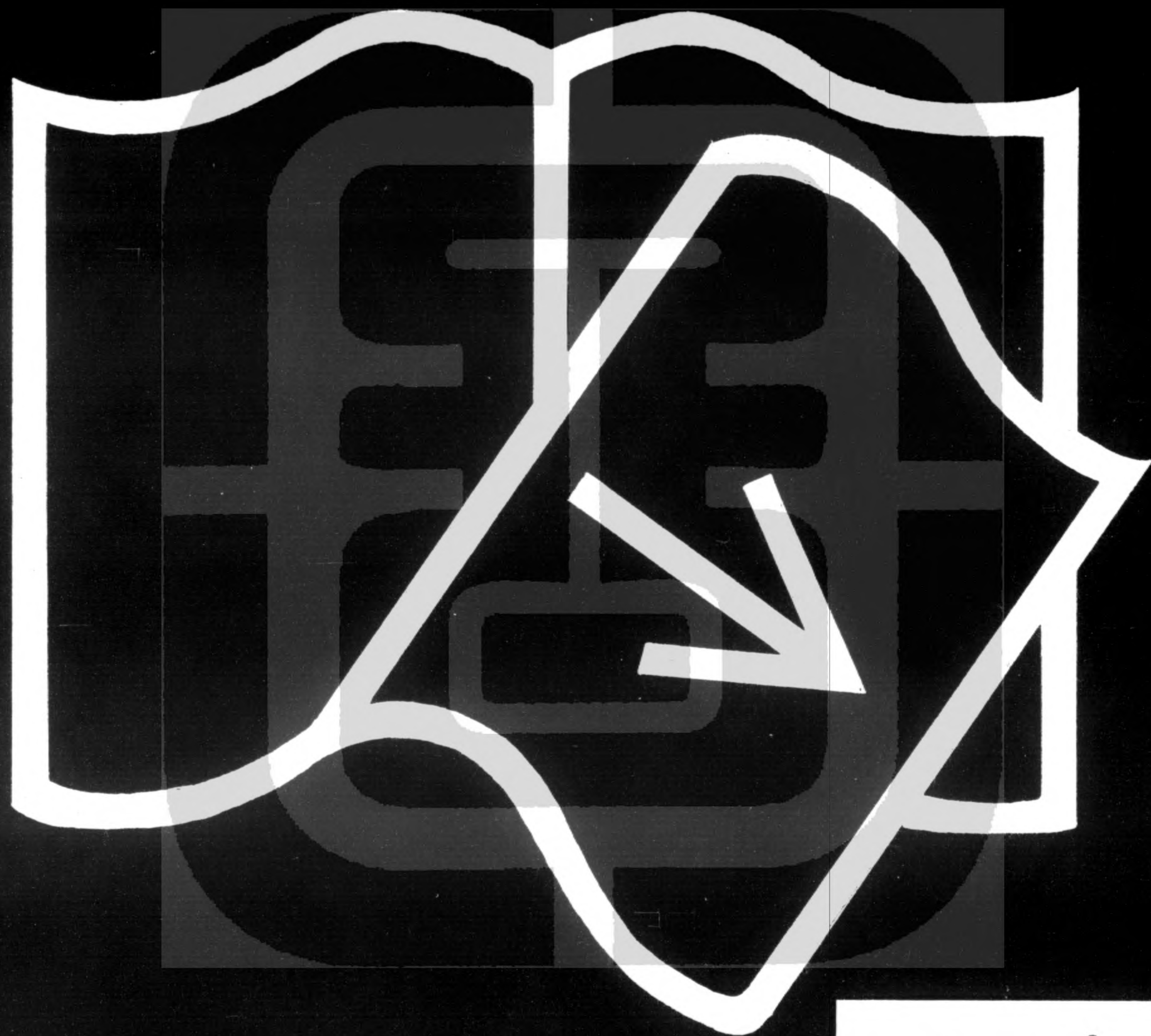
陳亮題其墓曰節婦而斃死四卒於獄

陳莊二公詩

陳公甫作詩多用日月莊孔賜多用乾坤有嘯
者曰公甫朝朝吟日月莊生日日弄乾坤

白狐報德

山東朱生以舉子赴試京師停車道左以待友
馬食息忽有白鬚老人跪拜車前生問何求曰
我家中老白狐也偶出遊行為樵者所得縛以



原件短缺

P60

賣我故出神求救于公幸有以生我前途三里
即我厄地也生曰彼索價幾何曰皮錢一千足
矣因扣頭曰誠能活命必重酬德忽不見至前
三里果有村民聚觀樵者縛一白狐求售生問
價曰千錢生探囊予之乃抱狐縱之草中而去
及旅次一少年匍匐而見再拜床下曰身即是
老狐非公為鼎中肉矣願為公僕以報然不可
測之僕御但言親故所贈皂隸可笑生許之自

少尾

四

陳大猷印
陳大猷印

